

缙乡山水

我小时候的家，住在白溪一个“甘山”的“山厂”。山厂顾名思义，山里敞开的房子。其特征：房子建在深山中，少有间隔；住户仅此一家，与外界少有联系。就像陶渊明在《桃花源记》中说的“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”差不多，过着原生态的田园生活。山厂离天台很近，我与哥哥姐姐小时候，不经意就踏进天台的地盘了。不过这不要紧，天台那边的人也时常跑过我们这边来，相互扯平。

父亲说，山厂的南面有一条“官道”，这官道上通天台，下通宁海。出于好奇，我们嚷着要父亲带我们去官道，可看了后，谁也没有吐出一个“赞”字。原来，这官道就是一条石子路嘛。但仔细看，的确比一般的山路要宽一些，平整一些，和缓一些。粗略估计，约有大入一跨步宽的样子。父亲说，这官道向东再向北直通宁波呢。以前他去宁波割早稻时，走了三天三夜，就是从这条官道走的。接着他用手指向西边，说，前面能看到的那棵柏子树就是天台地界了，苍山“九龙潭”也在那里。还说，官道起码可以让人抬着轿子走，以方便官员出行。十七八岁时，他还参加过修理官道呢，鹅卵石都从很远的溪边挑来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父亲讲的官道只是个表象，官道真实的意思是由官府出钱修的。和现在的公路一样，是分等级的，像这穿越崇山峻岭的官道，肯定是最差的了。不过，这官道后面隐藏的故事倒蛮赞。

接着父亲给我们讲起“苍山龙”的故事，说这条官道直通天台括苍山。括苍山有九龙潭，住着一苍山龙。到了春天，苍山龙就化成羊，顺着这条官道出来吃麦苗。有一天，被挑粪的老农看见了，老农就拿着粪勺子追赶，结果把羊尾巴弄脏了。为保圣洁，苍山龙就摔断自己的尾巴，致使龙脉大损。为恢复龙脉，苍山龙进

# 白溪的传说与旅游

●王行通

京讨封，见了皇上。皇上问它是何方仙圣，它说来自天台括苍山九龙潭。贾似道是天台人，皇上问他是否有此事。贾丞相心想，你这苍山龙进京讨封不先来拜见我？等着瞧，有你好看的！于是便诬说：“皇上，我只听说苍山有九只牛屎潭，哪来的苍山龙？”

皇上勃然大怒，下旨起斩苍山龙。这时，在旁的叶梦鼎急了，挺身到皇上面前力保苍山龙。叶丞相是宁海人，对隔壁天台的情况一清二楚。他便把苍山九龙潭和苍山龙的来龙去脉，以及小时跟村民到九龙潭“取水”的经过一禀报皇上。并说：“讨封是吉兆。请皇上开恩，免苍山龙一死。”

叶丞相理明据足的奏本，让皇上明白了不少。毕竟在皇上心目中的信任度排序，叶丞相要比贾丞相更为靠前。由此，苍山龙逃过一劫。事后，皇上对贾丞相另有看法，贾丞相与叶丞相也结下了难解之怨。

且说那苍山龙回九龙潭后，倒是恨屋及乌了，“横竖横”来个胳膊肘往外拐；风打天台，雨落宁海。以报复贾丞相对其的陷害。每年夏天，天台那边就刮狂风，响空雷，眼看要下雨了，雨偏往宁海方向飘来。我们山厂正处两地交界，所以，有风，但没有狂风，有雨，但没有暴雨。因此，虽然土地贫瘠，可种的五谷杂粮年年都有好收成。

龙在下暴雨时，要“龙滚潭”。龙滚潭溢出来的水也流向宁海。流久了，流多了，就变成河。这条河叫“天河”，发源于天台括苍山华顶北麓，流入宁海境内，然后出海。是宁海五大溪流中最大的一条。我们山厂处在该河

中游西岸。从山厂出发，向东北方向走三里地，有一个大峡谷，峡谷山势陡峭，令人生畏。现称浙东大峡谷。小时母亲常带我们去那里摘黄栀。母亲触景生情，就给我们讲故事，说这地方叫仙人桥。

其实，仙人桥根本就没有桥。隔壁天台过来的人，先从山山顶到谷底，过了河，再从谷底到山顶，然后再往宁海方向。谷底两岸全是大石头，大的比房子大，小的如水牛，如大象。母亲说，有一天晚上，仙人路过这里，念百姓出行艰辛，就搬来石头造桥。造呀，造呀，只差一块石头了，忽然听到鸡叫，仙人以为天要亮了，拔腿就走。结果“轰隆”一声，石头全掉到谷底去了。

这虽是六十多年前听父母讲的故事，可现在想想还是有些蹊跷，这些老旧的故事怎被现代人修成旅游的新故事了呢！如今，那条官道不再叫官道，而叫徐霞客古道。宁海人的眼睛准得像鹰眼，竟把这陈旧的《徐霞客游记》当潜力股买进来。多少年来，坚持搞“5·19”开游节，最终惊动了全国，终于把每年的五月十九日定为国家旅游日。天上掉下了馅饼，宁海的知名度大大提高，同时还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。

至于那仙人桥，如今，幻想已变成现实，仙人桥修了水坝，可谓一坝变通途。说是桥，它是坝，牢牢锁定那龙滚潭溢出来的咆哮长龙，让高峡变为碧波荡漾的平湖，日发电量收入二十万元。然后，又通过一条地下管道，将这清澈的山涧水源源不断送往宁波，流进千家万户的锅里杯里。说是坝，它又是桥，兼具了桥的功能，让峡谷变成人来车往的通途。

“官道”变“徐霞客古道”，“龙滚潭”变“碧波荡漾的平湖”，“仙人桥”变“坝桥”。想想过去，看看现在，只能用诧异两字形容。苍山龙与叶丞相，仙人与凡人，他们又究竟是谁感动了谁呢？

游感而发

建国初，百废待举，国家还是一穷二白。乡下农民，说衣食住行的“行”字，只指在家门口走走而已，而无旅行一说。可我这个连温饱都还勉强的农村娃，在读了小学语文、地理课后，竟奇怪地做起了出游梦，想看看外面世界是否真有书本描画的那样精彩。

这一天来了，那是60年前，我15岁，读初中的一个暑假，我帮叔叔看小店，他叫我一道到宁波进货。好啊！终于可以出远门了。半夜起来，走40里到宁海，赶上到宁波的早班车。那时宁海就一条甬宁公路，还是因蒋介石视察宁海中学特地造起来的。沙石路面，高低不平，木炭汽车老抛锚，上岭要乘客下车推。历经四个多小时，总算“跳”到宁波，已是中午。配好货已无回程车，当时一天只有三班车。叔叔俩只好住宁波，番薯当饭，车站长椅作床。但我仍特高兴，我“见识”了，看到宁波城市啦！

第一次坐火车是在宁波读书时，一位家庭还算富裕的要好同学，出钱约我同他周日到杭州玩，慢车省钱，十公里一站，站站都停，到杭州已中午，市区、西湖什么都来不及逛，当即回宁波，已落夜了。但我俩照样高兴，我能坐火车到“天堂”杭州喽！

改革开放初，情势变了，开始有人出游。但人多车少，特别是火车，车上人挤得很。一次暑假，我朋友到大同出差，回来时从大同买到北京，过路车，大超员，车门不开，我俩只好你顶我拉从窗口爬进去。过道里，座底下，椅背上，行李架上，车厢连接处，直至厕所里，全是人。我挤在那里，被夹成扁鱼，动不了，喝不上水，吃不上饭，累、热、臭、憋、难熬。好在到过

# 我的出游梦

●王龙标

北京，在大同看了云岗石窟，路上目睹了詹天佑设计的京张铁路上的“人”字形线路和旧式“两头蛇”火车。这是我第一次远游，累并快乐着。从此，我对旅游一发不可收，一往情深痴心不改。

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，国家经济越来越发展，交通越来越发达，火车也越来越快捷舒适，坐火车旅游从过去的遭罪变成享受。于是我从30年前开始，每年暑假都要出游一次，退休后，出游更频，或跟乡退协集体游，或跟旅游团，或同亲友自驾游，或独游。我出游多坐火车，往往铁路造到哪里，人也跟到哪里。兰新铁路修成后，我就去乌鲁木齐，那时上海到乌市火车要70多个小时；提速后，我又去，减到50多小时；现在兰新高铁已开通，等将来徐州到新疆高铁全线建成后，再去就只要20个小时了。青藏铁路通车后，我即去体验，走在这条天路上，真有如敦煌莫高窟里仙女飞天的感觉。宁波到北京高铁通车后，去北京，直觉是“地上飞”，窗外的树木、房子、列车，一眨眼往后飞去，长江黄河钟山泰山，也一晃而过。

30年来，我游览过国内诸多城市和景点。东到威海，回望甲午风云；西抵阿拉山口，眺望异国风情；北踏内蒙古大草原，策马扬鞭那达慕；南达天涯海角三亚，沐浴椰林南海风。游览了名山大川，凭吊了名胜古迹，领略了民情风俗。游览中，强健了筋骨，愉悦了心

情，增长了见识，见到了平生未见的景致，听到平生未闻的故事，陶冶了情操。更为重要的是，每次出游，特别是故地重游，都觉得祖国到处是大花园，处处都在翻天覆地，旧貌换新颜，自己即使乘高速列车也跟不上祖国前进的脚步，这时我更为自己作为盛世的中国人而自豪幸福。我把一些旅游见闻写成游记，有些已见报端，现整理成册，配上图片，图文并茂，在回味中品味生活。可惜因时间体力财力所限，来去匆匆，多如蜻蜓点水，走马观花。

新中国已六十五周岁，按人说已步入老年，可中国还是像梁启超所说的如朝阳的少年，天天向上，日新月异。我与新中国可说是同龄，几十年来，特别是在旅途中，见证着新中国诞生、成长、发展、强大的过程，见证了国家从贫弱到富强再到文明的过程。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，我国环境也会越来越好，景点越来越多越来越美，旅游条件也越来越完善。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出游人数最多和出境旅游开支最高的国家，再过几年，中国就要成为出入境游第一大国。

想起百年前，袁世凯篡夺当总统，孙中山任铁道部长，他规划在中国造十万公里铁路，那时根本无条件兑现，如今由共产党人给实现了。全国已通铁路十一万多公里，其中高铁一万五千多公里，全国高速铁路网正在形成。我们宁海也一样，已通上高铁动车，将来还要造通宁波、石浦的轻轨，造公共航空机场，造游艇基地，那时海陆空一齐上，出游会更自在更便捷。

如今，我已年老，风物长宜放眼量，同其他老人一样，我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；路在脚下，梦在前方。

展痕处处

# 渔山岛的前生今世

●鲍英清

冬日，驱车去象山，不到上午7时就到石浦码头，吃了一碗面即买票登船，10时船到北渔山岛码头靠岸。这次能顺利抵达是老天帮忙，因为我们准备去渔山岛已两个星期，前两次都因风浪大不能开船，今天总算如愿了。

渔山岛在石浦港以南，距石浦有两个半小时的航程，地处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之中，属石浦镇管辖，这里现住近百户居民，大多数从事海洋捕捞，也有几家开设小旅馆，办起渔家乐。岛上乱石嶙峋，没有一棵树木，漫山遍野都是花草藤萝。渔民住的多是平房，因常年风大楼房没有几幢，只有渔山边防站等几幢楼房非常醒目。岛上从码头上岸到村里有一条水泥路，小车可以通行。因“地无三尺平”，所建的房子好似叠上去一样，后房的天井与前房的屋顶差不多相平。岛上没有一寸农耕地，常年吃的蔬菜都是从石浦运去的，渔民说：“我们吃蔬菜比吃鱼还贵。”如今这里已被国家海洋渔业局定为海洋垂钓基地，只要风浪不大的季节，来这里钓鱼的人们每天都有几十人，最远的来自黑龙江。这些各地的钓鱼人给当地渔民带来了经济收入，送来了时尚。

说到渔山岛，它还有一段辛酸的历史。1949年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后，在浙江还占据着舟山、一江山、大陈、渔山等海岛。不久舟山解放了，其余几个小岛，蒋介石还想死守，作为反攻大陆的前阵地。他们认为解放军陆军强大，海空两军力量薄弱，只要他们配足兵力，修好工事，一定能固若金汤，万无一失。不料我军在张爱萍司令员指挥下，于1955年1月海、陆、空三军齐攻，一江山岛解放了。这时蒋介石自知无力死守，自动退出大陈、渔山两岛。从此，在浙江的国民党军全部败退。

渔山岛分南北两岛，隔海相望。南渔山岛至今还是一座无人居住的荒岛，只是作为南京军区的武器实验基地。北渔山岛，国民党占据时修了不少工事，至今还能看到许多防空洞。如今防空洞内的水被居民抽出作为天然矿泉水，真是取之不尽，为民造福。据说当时整个小岛山底基本打通，地面上布满了地雷，当时山上看不到一只小狗、小猫，百姓住在岛上夜不闭户，白天出门也只能沿路行走，不能到处乱跑，否则触雷身亡。

国民党败退时，蒋经国命令，将岛上480余居民不论老少全部带到台湾去。2008年，由当时赴台的4位长者，带领下一代200人，回乡探访，到岛上故地重游。探访团成员看到今天岛上的面貌，深为家乡的变化而高兴，年轻人对家乡人的亲情感到温暖，也为家乡机帆船林立、避风港稳妥而感到欣慰。蒋经国的儿子蒋孝严亲笔书写的一块“往来如意”的大匾，送来竖在山顶的过道旁。

渔山岛解放将近60年了，变化很大，唯独清同治年间由英国人建造的导航灯塔，依旧挺立在山岗上。由6位守护人日夜坚守着。如今这座灯塔被装扮得格外耀眼，夜晚由太阳能发电的灯光四射，为来往船只指明航标，保证他们航行的安全。

国民党败退后，我军组织扫雷队，经几个月的打扫，险情全部排除了。政府为了开发海岛，不仅进驻海军部队，还动员石浦居民上山居住。如今岛上的海军已移驻他地，多数营房也让居民利用，今天这些居民生活富裕，孩子们到石浦上学，但住在老家，十分便利，渔民非常满意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我曾在象山墙头、亭溪两校工作了10余年。1969年“八一”节，墙头区委组织各单位代表，去渔山岛慰问海军。那天早上登上上海军的炮艇从墙头出发，到石浦码头得知因海洋风浪大无法前往，我们只得扫兴而归，深感遗憾。今天总算能顺利抵达渔山岛，我这个老头多少高兴，真是无法形容。

传统美食

# 瓜子蚶·瓜子蚶苗

●雪冰

宁海人叫瓜子蚶，闽南人则使用规范学名——花蛤。瓜子蚶有漂亮的花纹，肉质鲜美十分。它以质优价廉成为寻常百姓餐桌的美食。这是众所周知的，那么也让大家知道一点刨瓜子蚶和运销瓜子蚶苗吧。

想当年，每到夏天，大水潮退潮时，薛吞及邻村的男女老少，浩浩荡荡踏浪逐潮，向沙贝头进发——刨瓜子蚶。沙贝头位于薛吞村下一公里左右，盛产瓜子蚶，当然还有各种小海鲜。刨瓜子蚶最初的工具是江瑶柱壳，敲掉尖角磨平就可。人们行进到坚硬平坦的沙贝头，在沙贝背脊两边分散开来，寻找地盘各自为战。刨瓜子蚶说起来很简单，就是右手执江瑶柱壳，刨去泥沙，左手捡一粒粒散在泥沙中的瓜子蚶。但也有技术要求，即右手不能刨太重，不然瓜子蚶会刨碎，碎了瓜子蚶容易进入泥沙，若不把它清理，就怕一粒碎蚶影响一锅鲜汤。还有刨瓜子蚶也是苦活儿，是蹲着的，所以腰腿一下子就酸麻起来；而执刨的右手没多时也会酸疼僵直，捡蚶的左手也会磨破手指头。这些苦于大人来说算不了什么，于我等小孩子，倒可谓苦不堪言。我们在水大潮的六七天时间，几乎天天到沙贝头报到，那是因沙贝头苦中有乐，也便乐此而不疲。腰酸腿麻手指疼时，可以趟进齐腰深的水里拔江瑶柱，可到潮边涂寻找海鳗洞跃鳗。只因这些才是名副其实的活，自有行家里手操弄，我等只是搞搞闹热，偶有所获则欣喜不已。

没有额外收获同样令人欣喜，至少有鲜美瓜子蚶汤一饱口福，那口福在物质匮乏年代特别难忘。刨回家的瓜子蚶，用井水洗两遍，倒入烧开的锅中，等瓜子蚶张开诱人的嘴巴，那就熟了，可美美地吃了。现在妻女也爱吃瓜子蚶，父母经常送上瓜子蚶，“青黄不接”时节，我们就去市场买养殖的。

八竿子打不着的闽南人却因薛吞的瓜子蚶苗与宁海联系在一起。冬春之际是瓜子蚶的产苗季，薛吞瓜子蚶苗年年大发。不知哪一位做海产生意的薛吞人首先得知闽南人需要瓜子蚶苗，于是做起了瓜子蚶苗生意，由是一带十带百，薛吞几乎半村人从事瓜子蚶苗捕捞、运销；宁海的车不够用了，只好征用奉化的，还有临海等周边地区的。每天，瓜子蚶从薛吞码头上岸，装车、出发，络绎不绝，如此壮观的瓜子蚶苗运销车队，持续数月呢。我的堂兄是一个经营此生意的佼佼者，忙不过来时，也让我随车押货到福建连江、厦门等地。如今，薛吞的瓜子蚶苗，在闽南沿海培植了一代又一代。

现在，薛吞的瓜子蚶苗少有人捕捞了。每每吃着市场买的瓜子蚶，我不时会想：这蚶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？

五光十色



# 潘天寿广场新貌

●惠广亮